

一朵花开的时间

采访人:晨报见习记者 李可 被采访人:逸阳,男,26岁

一日走在新区街头,忽然从一家店里传出熟悉的音乐,王菲慵懒而执著的嗓音霎时如利刃刺透了我的心脏,旧时伤疤亦开始隐隐作痛。“爱上一个认真的逍遥,用一朵花开的时间。你在我旁边,只打了个照面,五月的晴天,闪了电……”林晓,这个花一样的女孩,在温暖芬芳的季节,只与我打了个照面……

初见那天,我一眼认出了她

在出站的人群中,我一眼就认出了她。瘦高个子,乖巧的齐耳短发,有些苍白的山茶花般的脸庞,与王皓所形容的一样。

“你好,林晓吧?我是逸阳,王皓的室友,他今天在公司开会来不了,让我来接你。”我接过林晓手中那只笨重的提箱,然后叫了辆车。

“哦,谢谢你。”林晓的声音有些疲惫。

“先去吃个饭吧,然后回家好好休息下,王皓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“不是很饿,很久没坐车,没想到坐火车也晕。”林晓扶着脑袋,微微笑着。

“那就喝点清淡的粥吧,会好些。”

林晓,王皓谈了四年的女朋友,为了爱情辞了那份不错的工作,来到这个小城市。我不曾想到,在后来的日子里,这个娇娇弱弱的女孩子,会在我的心里掀起波浪。

她的出现,让我结束“狗窝”生活

林晓找了份网站编辑的工作,有了电脑可以在家办公,很是清闲。不过薪水也少,只有几百块钱。“没关系,在那边没日没夜工作,太累了,来这儿就当度假啦,也让咱过过姨太太的生活!”林晓说这些话的时候,眼睛微微眯着,像一弯含笑的月牙,月光照在我的心湖上,一圈圈柔波微微荡漾开去。

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,上班时不固定,往往忙时连续出差,而闲时又会整日窝在家里,于是与林晓相处的时间便多了。有时我看电视,林晓就在客厅跑来跑去打扫卫生,当我坐在书房思考问题的时候,她便会很默契地静静看书或上网,不发出任何声响。只是偶尔走来问一句:“哥,喝水不?”王皓比我小,林晓便随了他也叫我哥。

林晓来了,我们三室两厅的小居室突然有了家的温暖。每日有人做好了可口的饭菜,然后用甜甜的声音叫道,开饭喽!再不用像以前那样买方便面将就。冰箱也不再像以前堆满了各种过期食品,而是每天都满满的,不重样,里面吃的

喝的井然有序。连客厅的桌上,林晓也每日剪来开着硕大洁白木槿花的花枝,用一大瓶清水养着,空气里满是清香。

我常常拍着王皓的肩膀开玩笑,兄弟,太托你的福了,让我结束了“狗窝”生活!

不忍她受伤,我帮王皓圆了谎

有一次我出差到开封,回来的时候我带了开封有名的“第一楼”的灌汤包,用保温盒装着,一路上我归心似箭。

路上,突然接到王皓的电话。

“阳哥,你一定要帮我,林晓在我房间里发现了娜娜的丝巾,可能是以前不小心落下的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,“知道了,放心吧,兄弟。”

想到林晓,我的心那一刻竟莫名其妙突然疼起来。

娜娜是王皓一年前认识的,喜欢王皓,甚至不计较他有女朋友。没结婚,就是平等的,她说。时间长了,她的热情和执著俘虏了他。林晓没来之前,娜娜经常来家里玩,在屋里与王皓说笑打闹。她是那种极放得开的女孩子,性格开朗外向。这些,王皓没有瞒我,做哥哥的,不好说什么,只偶尔开句玩笑,兄弟,保重啊!

那天,一进家门,我便感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。王皓立刻像见到了救星似的拉着我为他“洗清冤屈”。看到眼哭得桃似的林晓,我的心又疼了一下。我嬉笑着说:“妹子,我当什么事儿呢!那丝巾是你嫂子的,上次找了几圈都没找到,原来跑那小子房间里了!王皓,你可要跟我说清楚,你是不是暗恋我们家英子啊。好了好了,饶了你小子啦!你们猜我带了什么好东西?”

林晓慢慢停止了哭泣,然后捧着我带回的灌汤包说:“谢谢哥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,四年前,王皓竟也是用一笼灌汤包俘获了林晓的心。林晓说,这像是一圈轮回,一个宿命,分合都是有征兆的。

她挣开我的手说,哥,你醉了

英子是我大学时的女朋友。毕业后,我工作,她考研。我来了鹤壁,在一家小公司做

销售,她去了南方,在一所挺有名气的学校念经济专业。我们相爱没多久,便被现实“棒打鸳鸯”,分居两地。英子总嫌我不够上进,她说好男儿就该不断往上爬,不安于现状。而我,确实又太易于满足了。

终于,她向我提出了分手。她说她爱上了她的导师,那人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。有时生活真搞笑,这些以前老在小说电影里出现的剧情,竟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。

失恋之后,我便开始有意避开林晓。因为英子与她有几分相像,都那么瘦弱。在她的身上,总有熟悉的影子晃动。

有天晚上,我被几个朋友拉去喝酒,都喝了很多。我也醉了,或许这样可以暂时麻痹自己,不去想太多。喝罢散场,大家陆陆续续被人接走,老婆、女朋友、或是朋友。最后只剩我一个孤家寡人。我一个人晃悠悠往前走,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。

我打了车,然后手脚并用爬上了楼梯。回到家,我锁上房门,把自己扔到了床上。昏暗的灯光下,我盯着天花板,一大颗泪沿着眼角滑下。头很疼,却一下子很清醒,很难受。开始想我妈,想我死去的爸,还有已经离开的英子,想着想着便睡着了。

后来,我被敲门声吵醒。打开门,是林晓。她皱皱眉,“怎么喝这么多?”我摇摇头,不想说话,胃里开始翻江倒海般难受,我吐在了床边。

看着林晓有些忙乱地清扫、换床单,我的内心除了愧疚,突然生出了一份别样的情愫。长这么大,除了我妈,没人对我这样好过,包括英子。

“你躺下,我刚煮了点汤,你多少喝点,或许会好些。”林晓扶我躺好,然后转身要去厨房。那一刻我想我是昏了头,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,“林晓,我……”林晓挣开了,有些慌乱地地理理头发,轻声打断我说:“哥,你醉了,我去给你盛汤。”

烟雾中,她的脸苍白而陌生

那天之后,我和林晓都选择了回避,谁也没再提起过那件事,仿佛那个镜头只是在梦里发生。

林晓来之后,王皓开始频繁“加班”,经常晚归。而我,从那件事之后也开始在外面吃饭。林晓总是一个人吃饭、看书、上网,偶尔出去逛街采购些吃的。她看起来愈发瘦弱和苍白,也愈发沉默,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开玩笑或打闹,见了面也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。

“哥,王皓总是加班,他的工作是不是很忙?”林晓有天突然问我。

“嗯,你没来的时候他就这样,老加班到很晚。没办法,公司太忙了。你让他注意身

体。”我没抬头,回答时有些心虚。

“哥,你不是个会说谎的人。你的眼睛会出卖你。上次我就看出来。我不傻。哥,你不用安慰我。”

林晓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。我有些心疼地想要安慰她,她却一脸平静,走到一边去给花换水了。

那天半夜,我渴得难受,突然醒了。于是爬起来去客厅找水喝。远远看到窗边有个红点在一明一灭。拉开灯,竟是林晓。她手中夹着一支烟,姿势笨拙,很明显她以前从没抽过烟。桌上扔着一盒“帝豪”。地上好几个烟蒂。林晓并不避我,也不说话,慢慢将嘴里的烟雾吐出。缭绕的烟雾中,林晓的脸苍白而陌生。

我去了楼下,买来一盒白色包装的女士“ESSE”放在她面前,“抽这个,烟碱量低些”。

林晓没有抬头,呆呆看着地面,突然流下泪来。

哥,我在医院,你快过来

娜娜怀孕了。

当王皓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,我真想揍他一拳。按捺住心头怒火,我问他:“你打算怎么办?”“能怎么办?我都要愁死了,现在她家人逼着我跟她结婚,不然就要去告我。”王皓一脸愤怒。

“千万别让林晓知道,如果你还想跟她过的话。想办法去把孩子打掉。”此时此刻,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林晓,我不敢想象这件事让她知道了会有怎样的后果。

王皓告诉林晓说要去外地出差,然后专门花时间去与娜娜协商。而林晓竟也两天没有回家,电话也打不通。

第三天,我接到了林晓的电话。“哥,我在医院,你快过来。”我顿时满脑子空白,一路朝医院飞奔而去。

病床上,我见到了林晓,脸白得像纸。“哥,你带我回家吧,我自己一个人,医生让我叫家属,我没办法才给你打电



话。”我示意她别再说了,办完手续,将她抱上出租车,然后回家。

一整天,我难受得说不出话。林晓在医院做了流产手术,大出血,差点没了命。

是娜娜给她打的电话,说她有了王皓的孩子,他们快要结婚了。而之前的林晓,竟也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,正打算等王皓出差回来告诉他这个消息。

我熬了汤给林晓补身子,心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林晓不让我告诉王皓这件事,她说,让他去吧,他作的孽,就要由他承担。

林晓消失了,人间蒸发一样

三天后,林晓突然不见了,带走了她所有的东西。留了封信给我,说:“我想静一静,过一个人的生活,我会好好的,不要担心我。哥,号码我不会删,说不定哪天会回来。”

一天会想与你联系。还有,帮我转告王皓,好好待那个女孩子,祝他幸福。也祝哥幸福。谢谢哥。”

打她电话,关机,最后,停机。

就这样,林晓消失了,人间蒸发一样。这个娇弱的女孩子以强硬的姿态突然闯入我的生活,然后迅速撤离,将我的心扯得生疼,鲜血淋漓。

那之后不久,我就搬家了,离开了那里。太多沉痛的记忆,让我负担不起。

林晓,这个总会让我为她心痛的女孩,她太脆弱,却又太倔强,她的伤口不让人碰,只自己狠心地撒盐、舔舐,直到慢慢愈合。而我的心里,亦因她留下了一道甜蜜而疼痛的伤疤,在某个深夜,会不期然地隐隐作痛。

“有生之年,狭路相逢,终不能幸免,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。懂事之前,情动以后,长不过一天。留不住,算不出,流年……”

采访手记:

面前的逸阳在指缝中夹了根烟,在淡蓝的烟雾中缓缓诉说,并不看我。我知道,这是一场三个人的倾诉,逸阳、我,还有林晓。林晓离开快有一年了,我却从逸阳的话间明显感到,她从没离开过他。她就在逸阳此时柔情而疼惜的眼神里。采访结束,逸阳终于看着我,笑了笑,大声说道,我会等到她出现的,说不定就是明天!我也笑了,是的,明天,或许幸福就在明天。



情系今生 我心永恒
周大生珠宝

周大生 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名牌

本栏目由 老区地王广场一楼 15939207104
周大生珠宝协办 新区燕莎一楼 13903923380